



白先勇 著
台北人

《台北人》
回不去的故乡
回不去的青春

《台北人》是一部关于‘时间’的书，但它所描绘的时间不是前进的，而是不断回望的。白先勇用14个短篇，写尽了那个特殊时代里一群‘活在昨天的人’。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随之而来的是上百万大陆军民。《台北人》里的人物，就是这批流亡者中的缩影。他们身份各异：有昔日的将军、贵妇，也有舞女、佣人、教书先生。但无论身份高低，他们都共享着同一种命运：肉体到了台湾，灵魂却永远留在了大陆。

书中最动人的篇章，几乎都在写这种‘灵肉分离’的痛苦。《游园惊梦》里，钱夫人从南京的昆曲名角沦为台北的过气艺人，一场宴会勾起的全是当年繁华记忆。《冬夜》里，两位老教授在台北的寒夜中回忆五四时期的理想与激情，窗外却是与现实一样冰冷的冬雨。这些人物都活在‘现在’，却永远属于‘过去’。

更深一层看，《台北人》写的不仅是地理上的乡愁，更是时间上的乡愁。即使没有经历过战乱流离的人，读到《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的舞女金兆丽，也会感到一种普遍的悲凉。她在镜子前细细化妆，试图掩盖岁月的痕迹，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青春已逝。这种对逝去时光的无力感，是所有人都能共鸣的。

白先勇没有让笔下人物呼天抢地，而是用极为克制的笔调，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记忆的搏斗。一碗家乡菜、一首老歌、一个故人的消息，都能让这些‘台北人’瞬间崩溃，然后又迅速收拾情绪，继续在现实中活下去。这种隐忍的伤痛，比直接的哭诉更有力量。

《台北人》出版于1971年，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当年那些‘台北人’大多已经离世，他们的乡愁也已经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这部作品的生命力却丝毫未减，因为它捕捉到了一种超越特定时代的困境：当一个人被迫离开自己生长的土地和文化环境，他将如何安放自己的记忆与身份？

这或许正是《台北人》能够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原因。我们今天读它，依然能在那些流离者身上看到某种普遍的人类处境。我们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某种‘失去’，都曾在某个时刻感到自己与周遭世界的格格不入。在这个意义上，《台北人》不仅是一部关于台湾外省族群的名著，更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面对失落、如何在记忆中寻找慰藉的杰作。

融媒记者 俞舒梦

《25》
回望时间
回望自我

《25》是英国流行女歌手阿黛尔·阿德金斯 (Adele) 第三张登上美国公告牌200强专辑榜冠军的专辑。其一经面世，便以深沉的情感、特别的音色，深受听众欢迎。

对于《25》，阿黛尔这样形容：“这是一张讲述‘和解’的专辑，与自己和平相处，填平失去的时光，弥补所有我做过和没有做的一切。”这是25岁的成熟宣言，弥补人生中的情感遗憾，同时也是人生历程的一场灵魂救赎。在时而柔缓时而激烈的旋律中，将深厚情感和逝去韶光融入其中。

该专辑延续了阿黛尔标志性的流行音乐与钢琴抒情曲路线，但制作上更加宽广。专辑中既保留了她声音中的沙哑、厚度和爆发力，也加入了更现代的鼓点、和声等。专辑封面采用近距离人像，色调偏黑白或复古棕调，阿黛尔的面部被放大到几乎占据整个视觉中心。没有复杂布景，没有华丽姿态，只有一张成熟、冷静、略带忧郁的脸。似向听众宣告，这不是少女时代的阿黛尔，而是经历成功、停顿、母亲身份与自我审视之后重新归来的阿黛尔。

专辑首支单曲《Hello》(你好) 保持了阿黛尔一贯的‘物稀为贵’风格，极其精简的配器与阿黛尔大颗粒质感的嗓音支撑起了整首歌曲，先抑后扬的方式、层层堆砌感情，最后再到阿黛尔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展现大爆发。歌词中的‘对过去说话’，既可以理解为与旧爱对话，也可以理解为阿黛尔面对曾经的自己。前半段克制、低沉，副歌部分则突然打开，像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冲破沉默。钢琴的孤独感、鼓声的重量和阿黛尔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共同构成了专辑最具标志性的回归宣言。

《When We Were Young》(当我们还年轻) 则以钢琴为底色，配合温暖的和声、缓慢推进的鼓组和带有现场感的演唱方式，呈现出一种旧照片般的怀旧氛围。这首歌的情感重点是时间流逝后的怅惘。它写的是人在多年以后重新面对过往，发现青春、爱情、朋友和曾经的自己都已变成回忆。阿黛尔的演唱像在慢慢翻看记忆，歌曲越到后段越显厚重，仿佛一个人终于承认，所谓长大，就是学会与无法回去的时光告别。

融媒记者 王珂铮

NOMINADA
OSCAR® MEJOR PELÍCULA INTERNACIONAL

ESPIGA DE PLATA
FESTIVAL DE VALLADOLID
SEMINCI 2022

PREMIO DEL PÚBLICO
FESTIVAL DE VALLADOLID
SEMINCI 2022

PREMIO DE LA CRÍTICA
FESTIVAL DE VALLADOLID
SEMINCI 2022

The Quiet Girl
An Cailín Ciúin
UNA PELÍCULA DE COLM BAIRÉAD

《夏日细语》
热烈夏日里的一场温暖治愈

由科尔姆·拜瑞德执导的电影《夏日细语》，改编自爱尔兰作家克莱尔·吉根的小说《寄养》。影片以爱尔兰风情为底色，讲述了一个关于孤独儿童、临时寄养与情感救赎的夏日故事，情感细腻动人，深刻诠释了爱与治愈的情感主题。

影片的主人公凯特是一个沉默寡言、长期被家庭忽视的小女孩。母亲怀孕、父亲冷漠、兄弟姐妹不睦、家中贫困而混乱，让她几乎成为家庭中‘多余’的存在，也从来没有感受过亲人的温暖。在母亲临产之际，凯特这个被视作‘只会吃饭不会干活’的‘麻烦精’被送到远亲艾琳和肖恩家中暂住。至此，这个沉默寡言，干什么好像‘淡淡的’的小女孩，终于在她灰暗潮湿的生活世界里，迎来了一缕阳光和一阵清爽的微风。

那段日子里，艾琳给了凯特太阳般的温暖。早晨起床会为凯特梳一百下头发，晚上洗澡时用刷子轻轻刷掉她脚指甲的泥垢；在凯特尿床等待责骂时替她打圆场，教她刨土豆、做红醋栗果酱，带她去尝井水的甘甜，将擦地的生活小技巧一一告诉她……艾琳如母亲般温柔、细致地照顾凯特，凯特也从中慢慢感受到从未拥有过的尊重与温情。同时，凯特的到来，也抚平了艾琳夫妇心中久久不能愈合的失去孩子的伤痕。

电影用了大量静默镜头、自然光线和乡村环境声，镜头移动缓慢，叙事极简，却精准捕捉到了温柔明媚的画面、细腻的情感。镜头下，爱和幸福似乎真的是流动的，它从肖恩和艾琳身上流向凯特，又从凯特身上流回到肖恩与艾琳，完成了一次短暂却深刻的心灵疗愈。三人之间没有夸张的对话告白，却在一次牵手、一次奔跑、一次回望中完成真实温暖的情感触达。

《夏日细语》是一部需要静心品味的电影。它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它展现了人性的善意与温暖，带给观众治愈的力量，让经历过伤痛的人有重拾爱与美好的勇气。

融媒记者 郑旭华